

東石養蚵業的生產與勞動： 商品交易下的邊陲地區

許雅斐^{*}

潘文欽^{**}

【摘要】

本篇論文企圖透過對東石養蚵業的研究，分析該產業與地區發展之關係，及養殖者的勞動生涯如何在其中持續。過去二十多年來，東石一直是台灣主要的牡蠣專業生產區，不論是歷史文化的傳承，個人生計的拓展，或是國家政策的規劃，牡蠣養殖似乎是此地的「必然」。但是，就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而言，此特定的產業型態，不正是現代國家內部區域分工的結果嗎？由核心—邊緣的相對觀點，華勒斯坦強調，區域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構成資本主義商品鏈的循環，隨著資本累積所導致的兩極化發展，處於經濟生產活動邊緣位置—如東石者，其初級產業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並非偶然。在理論層次，此種生產關係決定論代表邊緣地區無法突破的限制，然而，在歷史—社會變遷中，在勞動與交易漸進地構築東石養殖業的同時，養殖者如何演練自我與區域發展的弱勢延續？

關鍵字：東石養蚵業、勞動、交易、區域發展、權力關係

*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畢業生，現正於軍中服役。

前言

長久以來，牡蠣似乎已是台灣西南沿海地區的驕傲。自民國六十七年起，「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計劃」輔導嘉義漁民從事深水養殖，外傘頂洲的天然屏障、蚵民的投資意願¹。區域內無工業區、牡蠣價格上升等條件配合下，使它成為全國牡蠣產量最高的縣，創造全台三分之一產量與近一半的產值，其中，布袋、東石為最重要的兩個養殖區，而「東石蚵」更是聞名全台。誠如浸水工人所言，「像台南的蚵仔，這兒的人去台南買，再載來這兒處理，也有別縣市載來處理的，高雄來的也有。」²，牡蠣不怕出身低，藉由東石泡水一遊的經歷，拉抬價格，也顯示『東石蚵』的不凡身價。

然而，對照此盛名的，卻是貧窮與停滯所箝制的在地發展。如同中南部沿海地區的漁港，屏東東港、台南安平港等，在區域發展過程中，也都曾創造輝煌的漁業品外銷紀錄，民國八零年代東港鰻魚外銷日本，使地方繁華一時，如今也因此產業在他國的蓬勃發展或本國內養殖的成本因素，造成這些地區從繁華到沒落，產業發展毫無生機可言。至於東石，更由清代著稱的三大港之一，具對外貿易功能的港口，變成衰蔽的邊陲漁村。長年經驗累積的生產程序與專業勞動，不但未能持續財富的增長，造成的生態浩劫也由在地居民承受。尤其，「牡蠣浸水」是養殖生產必要的一環，但是，隨之而來的地層下陷卻也浮現日日可見的磨難。

泥沙淤積，貿易斷絕，所以當高雄前鎮、台南安平等成為觀光漁港或魚貨直銷中心時，東石並未能入列。依照綜合發展計劃（1997.07），政策規劃中的「濱海遊憩及轉運生產中心」，力圖提昇在地的休閒產業及觀光資源。而近來行政院通過的「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將開發東石地區的外傘頂洲，塑造「次區域物料加工轉運中心」，並藉此以保存外傘頂洲，以免國土流失³。

這美好的願景是否能挑戰資本主義的規律？權力邊陲的偏遠地區、日

¹ 世征，「牡蠣深水式養殖成功」，今日經濟，第 183 卷，1982 年 11 月，頁 23-25。

² 轉引自：柯呈枋，非正式經濟之部份工時勞動者—嘉義東石漁村之個案分析，（嘉義：中正大學勞工所，1998 年），頁 94。

³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鄉鎮發展綱要計劃（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鄉>>，（嘉義縣政府出版，1997 年 7 月），頁 9-30。

益衰落的初級產業，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展的輪替中，早已是常態而非稀有。華勒斯坦（Wallerstein）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已言明，在國家化與全球化的歷史變動中，區域間生產關係的演變，才是推動資本主義不斷前進的動力。藉著強化區域分工與商品鏈的銜接，國家內部複雜商業網絡塑造了資本主義的動態市場。當越來越多的區域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彼此間的生產關係也趨向於高度階層化（hierarchical），高度精密生產的程序集中化，成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製造業，然後技術就成為資本累積的核心要件，至此，中心與邊陲地區的發展更趨向兩極化。換句話說，處於經濟生產活動邊緣位置 如東石者，勞力密集的初級產業遭逢困境有其結構上的必然，「初級」自有其在地屬性，商品競爭與不平等的交易創造核心地區的最大利潤，卻將邊緣地區的產業與勞動者推向風險與沒落。權力，隱於無形的制度；資本，在移動之中牽引邊緣地區的衰亡。

唯一維繫著在地社會活力的，是緊密繁複的勞動生活。面對共同的經濟風險與環境危機，以技藝與體力從事養殖相關工作，生產者掌握生產程序，但屈就價格鏈，勞動者均分利潤，但無法累積資本。在都會地區，「勞動所得」關係是個人競爭力的表徵，是現代資本主義解放力的前提；在此地，生產模式與勞動型態卻是集體的、社會的、在地固著的，隨者技術進步與商品交易的加速推進，勞動成果循著在地社會分工的脈絡，進入市場交易。因為牡蠣，座落在專業生產區的現代養殖業，構築起產業內的分工網絡，連結成日復一日的勞動過程。然而，台灣慣有的專業生產模式，或許有助於將生產要件集中至特定空間，提升個別生產者的產能，但也可能陷於生產模式僵化、受制於同類型商品競爭的困境。

東石養蚵業的成形，是台灣眾多初級產業的縮影。歷史延續與地理條件，共同編織它的養殖滄桑，國家政策與資本主義的流轉，合力打造它的專業形貌。時至今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仍固定於每年度調查牡蠣育苗狀況，水產試驗所為協助漁民快速掌握天然牡蠣苗的出現與附苗時機，在雲林台西至四湖及嘉義東石等海域設立 11 個採樣點，每月派遣研究人員定期出海，以浮游生物網採集牡蠣苗，追蹤天然牡蠣苗出現的時間與數量，同時測定海水水溫、酸鹼值及溶氧，建立資料庫，據以發布天然牡蠣苗採苗

預報，以提高漁民掛殼採苗成功的機率⁴。現代理性的官僚運作，成功塑造這座牡蠣專業養殖區，但是國家資源的投入與支持，為何無法讓終年無休的在地勞動者，脫離貧窮落後的困境呢？

壹、區域發展與生產關係

東石位於嘉義縣的西端，西臨台灣海峽，北以北港溪與雲林縣的口湖鄉毗連，南臨布袋鎮，東接朴子市⁵。地形為標高在 4-10 公尺之間的平原區⁶，在明末之前，雜林與荒草叢生，尚為一無漢人墾殖的區域⁷。因地處於朴子溪與北港溪的下游，區內沼湖遍佈，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平原區。土地大多為河流沖積且靠海，境內土壤鹽份偏高⁸，較不利稻作，故居民將湖沼改為「塢」，以飼養虱目魚或其他魚類⁹，成為台灣牡蠣養殖業的原鄉。

沿著嘉義縣 168 縣道，一直往西行，越過剛擴建的「東石大橋」，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陳列於道路兩旁，一望無際的「魚塢」，其間簇立兩三隻正低頭覓食或嬉戲的白鷺鷥，魚塢主人撐膠筏打撈青苔或散撒飼料以餵食魚群。再直行兩三分鐘，分別是兩家「機車修理店」與「柑仔店」，機車店旁有著一家晚近開張的「藥局」與「診所」（兩家合一），機車店的老闆蹲身修理機車（至家中移回店面修理，完成後再歸還顧客）。再往村庄去，只見三三兩兩坐在自家門前騎樓下剖蚵的婦女與一間現代化商店。村庄中，幾家「小吃」業者與一些「剖蚵」著的住家雜陳一處。

再往村庄的主要信仰中心（先天宮）行去，廟口旁有幾家「柑仔店」、兩家「家庭理髮店」、一家藥局、消防隊與警局的對面和郵局旁，有一家生產冰塊的「冰廠」、幾家剛開不久（近一至兩年）象徵現代化的「網咖」、「速成冰飲店」圍繞在廣場附近，看似相當「熱鬧繁華」。下午三、四點過後，一些開著大貨車或箱型車的老闆，載著青菜水果，到此「擺下午市」，

⁴ 牡蠣苗盛產 明年中享口福，<http://tw.news.yahoo.com/eisure/udn/4373958.html>，2003/11/18。

⁵ 同註 3，頁 9-30。

⁶ 同前註。

⁷ 若以西元 1683-1722 才有漢人的拓墾，則在此之前，應可說為一無墾殖的區域。

⁸ 同註 3，頁 9-30。

⁹ 賴子清、賴明初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二），（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 年 3 月），頁。

或是一些賣吃的攤販，是漁夫或蚵工工作一天後，補充體力的去處¹⁰。

往「港口」去，路上依然可見在自家「棚架」下忙著「串蚵條」或「剖蚵」的老人、婦女或小孩。離開村庄至「海埔新生地」，浮現出一區一區高於路面五十公分或一公尺，新建完成卻未完全出售完畢的樓房，與一塊一塊雜草叢生的空地，相間排陳。一邊，可見一堆堆的「育種蚵殼」與串好的「蚵條」¹¹放置在有點淹水的人行道上或空地上；另一些，堆放在自家住宅旁的空地或棚架下。種植在防風堤旁的一大片木麻黃，與海埔新生地上的新落成樓房，形成對比。至港口區，路旁一棟嘉義漁會東石分會的建築物，這裡就是每天處理漁獲的交易中心，午後一點左右（視每位漁民返回的時間而定），一艘艘進港的漁筏，停放在卸貨區旁，開始整理今天的魚貨。稍晚，漁會開始拍賣整理過的漁獲，人聲鼎沸，好不熱鬧。

轉往防風堤岸，沿著堤防往朴子溪上游走，又是另一番景像。一塊塊使用廢蚵殼堆積而成的空地，竹子與塑膠帆布，或是木板等物品，不一而足，搭建成一間間的工寮（主要作為剖蚵之處，次放物品，如塑膠線、塑膠籃子、竹子等），在這裡，採收完畢的牡蠣先被整串敲開，然後放入運轉中的機器，透過水柱沖洗淨化，裝進塑膠籃，再用棉繩網綁籃口，使牡蠣不外露。在這附近也看到一些出海採蚵回來的養殖者，膠筏停放在堤防旁，養殖者正在加緊工作。再往上游去，一叢叢的紅樹林簇立，海鷗、白鷺鷥或其他鳥類常在樹梢駐足，與西落中的夕陽形成一幅漂亮的美景。

從村庄向北行，左邊是因地層下陷而半沉在水中的墳墓區，正對面有一處堆積著高達二三層樓的廢蚵殼。在旁邊，常見幾位婦人坐著小板凳，低頭撿拾未剖乾淨的棄蚵，藉此貼補家用。廢蚵殼廠的旁邊，緊鄰著一座小型資源回收場，處理或回收村庄居民視為垃圾的塑膠、鐵罐或器具、紙張等可回收物。

這裡就是台灣最主要的牡蠣專業生產區。在資本主義的變動不斷加劇，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處於邊緣地區的初級產業意味著，不平等生產關係中「必然」的弱勢者。然而，在專業分工與市場交易的循環

¹⁰ 這些小吃攤販是近幾年來才陸陸續續出現與加入的。

¹¹ 「育種蚵殼」與「蚵條」是此地養殖者主要的生產原料與財產。「育種蚵殼」是挑選牡蠣殼其中較厚且大者而為之；「蚵條」則是經過一定程序處理完畢後準備作為採苗的生產原料

中，在地的勞動者如何進行養殖技術的累積？此種累積又如何推進養殖業的演化？當「勞動」本身就是生產技術的重要部份時，勞動者是否可能掌握產業發展的動力？

牡蠣為台灣淺海養殖業中重要的一項，根據文獻記載，台灣地區養殖牡蠣的歷史已超過三百年¹²，養殖的品種以類似真牡蠣（*Crassostrea gigas*）為主，養殖區域主要分布於台灣的西南沿海 - 北起新竹香山，南達屏東港¹³，也包括外島的澎湖及金門等地¹⁴。尤其，嘉義布袋與東石海域，因有外傘頂洲做為天然屏障、無工業區，被認為最適合發展牡蠣養殖¹⁵。據漁業年報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牡蠣年產量在民國六十六年為 14,948 公噸，至七十三年高達 29,042 公噸，此後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在八十年為 24,990 公噸¹⁶，然至九十一年降為 19,573 公噸，產值將近 22.4 億元。其中嘉義縣牡蠣產量為 7,021 公噸，佔三分之一強，產值為 9.8 億元¹⁷。創造此種經濟成就的嘉義縣東石、布袋牡蠣養殖業者，以及與牡蠣養殖相關的產業活動 - 貨運、生產原料的供給者、浸水、盤商、冰廠、剖蚶者等，形成一個嚴密的產業網絡。

然而，為何自民國七十三年以來，牡蠣的產值直線上升，產量卻下滑呢¹⁸？簡單地說，牡蠣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隨著經濟發展的加速，鄉村人口流向都會區，造成該產業的勞動力不足，導致牡蠣產量下降；其次，各縣市工業區的設立，廢水排放至河川，造成海域污染，使得牡蠣污

¹² 養殖起源主要說法有二：1、相傳在三百多年前，由大陸地區傳至彰化鹿港；2、據萱場三郎（1899）的調查，在三百年前（原寫 180 年前）由大陸泉州人至台灣從事漁業，而將牡蠣養殖首先帶至嘉義地區，是為台灣養蚶事業的開始。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上）」，漁業文化，第 106 期，1995 年 7 月，頁 44。

¹³ 曾文陽，「淺海養殖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卷第 2 期，1975 年 7 月，頁 18。

¹⁴ 原本台北縣的淡水地區，也有牡蠣養殖的事業，然後因淡水航運的商貿的頻繁，環境氣候不如中南部，無法與其他地區競爭而逐漸萎縮。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中）」，漁業文化，第 107 期，1995 年 8 月，頁 34。

¹⁵ 尤其以嘉義縣之布袋與東石一帶，有外傘頂洲之天然屏障，較少污染，最適合發展牡蠣養殖。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 - 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經濟，第 67 期，1987 年 2 月，頁 30。

¹⁶ 劉莉蓮、宋克義 主筆，陳章波 指導，「台灣牡蠣養殖改進的可能方法」，中國水產月刊，第 472 期，1992 年 4 月，頁 5。

¹⁷ 請參閱：漁業資訊服務網，漁業統計年報 91 年版，（<http://www.fa.gov.tw/tfb7/2002c/08cc.htm>）。

¹⁸ 由民國 58 年 1 億 2 仟萬元至 64 年增加到 8 億元，平均每年產值增加一億元，成長非常迅速，到現今的 22.4 億元。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之經濟分析」，台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1978 年 6 月，頁 82。

染事件的相關報導層出不窮。如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¹⁹；英國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 500 倍²⁰；牡蠣污染報告、重創交易價量²¹ 等；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²²、茄荳海域牡蠣養殖研究²³、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²⁴ 等皆傳達類似的訊息。但是，與此同時，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牡蠣零膽固醇、高蛋白質的消費形象也深入人心，需求量逐年增加，致使價格上升²⁵；因此，牡蠣的單位價格相對上升，使得產值增加，至九十一年已有 22.4 億元。

矛盾的是，高產值的專業養殖區域，反而決定東石的「必然」落後。是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使它陷於低度發展的循環？果真如此，專業養蚵的興盛，是否就是區域衰亡的源頭？

昔日東石地區墾殖之前，雜林荒草叢生，聳矮茂列，其間有幾株高樹露頂，形狀如猿，迎風搖動幻同山猿嬉樹，帆船之把舵者以此雅景作為識航入港之幟，故又稱為「猿樹港」²⁶。明末清初之時（西元 1683-1722）²⁷，已有漢人自中國大陸渡海來墾，先人更是早以養蚵做為重要生計來源。其中，吳、黃兩姓人家，由福建晉江縣東石移入，因眷念故土，因而將拓墾之地，命名為「東石」²⁸，與福建的晉江縣東石隔海相望，卻血脈相連。清朝康熙二十三年（西元 1684 年），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鳳山、台灣、諸羅三縣²⁹。此後，東石被納入國家體系的正式管轄範圍，須向統治當朝納稅³⁰。甲午戰爭後，台灣治權轉予日本帝國，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¹⁹ 曹以會，「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中時晚報，2001 年 1 月 09 日。

²⁰ 曹以會，「英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 500 倍」，中時晚報，2001 年 1 月 09 日。

²¹ 地方新聞新記者，「牡蠣污染報告 重創交易價量」，聯合報，2001 年 1 月 11 日。

²² 曾鈞懋、魏慶琳、毛鵬程，「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台灣海洋大學學刊，第 31 卷，1993 年 9 月。

²³ 李宗霖、莊美英，「茄荳海域牡蠣養殖研究」，漁業推廣工作專刊，第 10 卷，1993 年 6 月。

²⁴ 洪楚璋、蔡敬弘，「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第 14 卷第 2 期，1991 年。

²⁵ 何雲達、郭仁杰、陳鴻議，「牡蠣養殖之生產經濟分析」，水產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55。

²⁶ 同註 3。

²⁷ 請參閱：東石鄉公所，源起，（<http://www.tungshih.cyhg.gov.tw/>）

²⁸ 同註 3，頁 9-1。

²⁹ 同註 19，頁 6。

³⁰ 清初三縣比照鄭氏時期徵收漁稅，蠔以條計，每條收稅八兩四錢，台灣縣 9 條、鳳山縣、諸羅縣各 8 條。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上）」，漁業文化，第 106 期，1995 年 7 月，頁 43。

年)，分台灣為台北、台灣、台南三縣及澎湖廳，將東石地區改為台南縣嘉義支廳下的大坵田西堡所屬³¹，下轄頂東石庄、塭港庄、三槐厝庄 等 30 個庄³²。明治 30 年（1897）時，又將雲林與嘉義支廳合併為嘉義縣，東石轄於嘉義縣樸仔腳的大坵田西堡內³³。12 年後（1909），又將東石改為由嘉義廳的「東石港」支廳所管轄³⁴，可見在日據時代，因其為「天然港口」，再加上對外貿易關係，在國家體制中佔有相當地位。至日大正九年九月（1920），總督田健治郎改廳為州，將東石郡改為由台南州所轄，東石庄隸屬東石郡，面積約為五 五方公里³⁵。

1945 年後，依據「台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將日據時代的五州、三廳、十三州轄市區域，劃為八縣、九省轄市及二縣轄市。東石屬於台南縣，並把原本的「庄」，改為「鄉」³⁶。至「縣市地方自治時期」，也就是 1950 年後，嘉義縣轄嘉義市及東石二區，東石鄉屬於東石區³⁷。此後，東石只停留在「鄉」的層級，人口外流嚴重，呈現人口高齡化現象，勞動力不足³⁸。

隨著先民移植而來「被發明的傳統」，或許只是依循「適者生存」的模式，在此地延續。但由三大港口之一，變成偏遠的小漁村，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國家政策的取向，是此種演化的根據嗎？馬克斯曾說明，城鄉分立是所有分工的開始，商品交易使其發展完備³⁹。其中，城鄉差異導致的生產/消費分離，是革命性變動的主因，都會消費模式的興起，不但逐漸腐蝕鄉間經濟的自給自足，也摧毀了奠基於土地財產權制的父權穩定秩序⁴⁰。工業化不平衡的前進，並非新產業的隨意散置，相反地，決定區域發展與

³¹ 同註 9，頁 73。

³² 同註 9，頁 22-23。

³³ 同註 9，頁 73。

³⁴ 同註 9，頁 75-78。

³⁵ 同註 9，頁 78-79。

³⁶ 同註 9，頁 79-80。

³⁷ 同註 9，頁 80-81。

³⁸ 請參閱：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東石鄉綱要計劃 第六題課題與對策，（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

³⁹ 轉引自 John Merrington (1976)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Rodney Hilton (ed.), London/New York: NLB, 170-195。

⁴⁰ John Merrington (1976)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Rodney Hilton (ed.), London/New York: NLB, 170。

否的關鍵，就深藏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權力佈局。區域之間有其內在連結與競爭性，此種複雜的關係，常以現代國家政策的支持做為其合法性基礎⁴¹。因此，行政層級的排序與產業發展的配置，常合理化資本累積的壓迫，造成邊緣地區走向貧窮落後。

商品循環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與交易則是資本興起的前提⁴²。然而，卻也被認定為是資本主義剝削與宰制的來源。勞動者既為實際從事生產者，為何無法累積財富呢？奠基於近代馬克斯理論，此種特定生產關係的形成，先是在社會分工的脈絡中被提出，由資本家與工人的相對位置，解釋當代社會生產活動中，資本累積與權力運作的規律。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區域之間發展差距日趨擴大，區域分工也成為新的「差異化」研究取向，華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論，尤為其中典型代表。他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的區域，有其特殊定位：

「我視『中心』(core)與『邊緣』(periphery)為一種關係，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unequal exchange)、不平等的地理關係，以及壟斷與自由競爭間的關係。愈靠近「中心」的愈有壟斷權，而愈靠近「邊陲」的有愈多擠破頭的競爭。中心化與邊陲化亦形成兩極分化局面」⁴³

華勒斯坦以地理空間的「核心」/「邊緣」概念，解釋區域間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等交換關係，他強調，一方面，核心地區擁有較優越的資源、技術，為主要的消費市場，另一方面，邊緣地區則必須生產消費品；造成此種生產/消費的分離，主要是因核心地區壟斷了資本累積，掌握關鍵技術，迫使邊緣地區依賴特定生產關係，生產(核心地區)所需物品，這使得雙方在商品鏈，被分配到不同的生產/分工位置，核心地區的趨勢是多樣與專精，而邊緣地區則是單一經營⁴⁴。隨著制度演進，兩極化的發展是無可避免的循環結果。

⁴¹ Sidney Pollard (1980) 'Introduction' in *Region und Industrialisierung*, Sidney Pollard (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25.

⁴² Paul Sweezy (1976) "A Critiqu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Rodney Hilton (ed.), London/New York: NLB, 30, n 23.

⁴³ 柯志明訪問華勒斯坦，「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與社會主義」，當代，第四期，1986年8月，頁109。

⁴⁴ 華勒斯坦 著、郭方、劉新城、張文剛 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1998年2月），頁134。

以英國工業化的過程為例，Richards 說明，邊緣區域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制度性的必然關係⁴⁵。在英國，邊緣地區的成因可分為兩階段，首先，鄉間工業遍佈各地，高度成長，但數十年過後，大城市取得工業化的主導權，生產力低落的，無法抗拒現代資本主義的競爭，去產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 成為必然，僅有少數急速改變經濟產出模式者能續存⁴⁶。過程中，弱勢區域經濟衰退的典型有二，一為結構性的改變導致勞動人口大量流失，二為區域內工業生產的嚴重倒退，而這往往是由區域差異化所造成的⁴⁷。更多時候，區域的貧窮不只續存，且被工業化再次確立，亦即，區域間的所得差異，往往被工業化過程所強化⁴⁸。而且，不僅區域的貧窮與國家經濟結構的改變相關聯，區域的專業化更與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⁴⁹。

對應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經常性變動，華勒斯坦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 (World-System) 論界定，資本主義世界乃是一個「階層性」(hierarchical) 的經濟體系所，內部的邊陲 (peripheral) 地區或國家能可經由一段長時間的努力，而達到技術與資本的積累，晉升向上，擺脫「低層」的生產與「剝削」。相對來說，核心地區挾著不斷進步的科技、雄厚的資本與廣大市場，與邊陲地區所生產的初級性產品，藉由各種不同的交易形式來進行不平等交換，從邊陲或落後地區獲取大量且低廉的日常必需品、初級的加工產品或低價位的各式勞務。邊陲地區或國家，從先進國 (地區) 進口各式技術 (先進國「地區」淘汰的技術)、高層次的工業產品或接受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或投資生產，在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下，進而使邊陲地區 (國家) 的勞動者或生產者，持續從事「低層級商品」生產活動。

由此看來，東石養蠶業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並非偶然。在討論區域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的因果時，眾多觀點皆呼應 Stuart Holland 的研究，認為區域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內在本質⁵⁰。一如東石，任何區域的專

⁴⁵ Eric Richards (1988) 'Regional Imbalance and Pover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Rosalind Mitchison and Peter Roebuck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1500-1939*, Edinburgh: John Donald, 194.

⁴⁶ *ibid.*, 198-9.

⁴⁷ *ibid.*, 194.

⁴⁸ *ibid.*, 193.

⁴⁹ *Ibid.*, 195.

⁵⁰ *Ibid.*, 196.

業化，皆可被視為工業化的動態要件，高度經濟成長的必要前提。現代資本主義累進式的經濟發展，需要成長與偏遠地區移轉的貢獻，市場的擴大與接合，極度仰賴區域的專業化生產，透過此種機制，促成快速擴張的區域間貿易流動，現代經濟的生產力大幅提高⁵¹。

貳、專業化生產的勞動過程：產業內部的交易與技術分工

據羅馬帝國時代記載，在西方開始牡蠣人工採苗著床以前，中國人已經掌握牡蠣的養殖技術⁵²。對牡蠣的取用，也由原本的採集方式，慢慢進步到養殖生產，至明代以後，大陸沿海地區牡蠣養殖十分普遍，石塊法、插竹法養殖都有⁵³，約於 200 多年前，先民來台拓殖帶入台灣，為適應西部的沙灘地形，大多是採行插竹法⁵⁴。光復後，原本使用鐵絲或鉛絲來養殖，後因塑膠的發明、動力引擎的使用，相繼發展出不同的養殖方式：平掛式、浮棚垂掛式、延繩垂掛式 等等。經過政府的推廣與養殖者的試行，東石地區以平掛式與浮棚垂掛式較為適宜，其中原因如：投入成本考量、養殖區域的灘地問題、產量的多寡。在經過改良與試驗後，東石海域培育出全國最高的牡蠣產量。

承載主要勞動工作的，正是東石地區的養殖業者。蚵仔採收前，繁複的工作包括整理、播種與照養，且需配合牡蠣的生長過程⁵⁵與節令。採苗⁵⁶季節（10 月~12 月，亦可依個人判斷與不同資訊，提前或延後）來到前，養蚵人家每天得將蚵殼分類，挑出較大較厚、適於採苗的種殼，然後利用特

⁵¹ Eric Richards (1993) 'Mar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trick P. O'Brien and Roland Quinault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Cambridge: UP, 203.

⁵²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上）」，*漁業文化*，第 106 期，1995 年 7 月，頁 40。

⁵³ 同註 52，頁 41。

⁵⁴ 將竹子的一頭剖開至中段，中間以上夾著數個蚵殼，另一端削為尖型，便於插入土中。

⁵⁵ 牡蠣的生長過程大約分為五個階段，一、種苗：尋找適合的母貝產卵與適合地點；二、產卵：牡蠣要經過一年才會產卵（有些只需幾個月），集中在 10~12 月產卵，因而較適合採苗的期間；三、幼生期：卵在水中授精後，在二天後成為 D 型的幼生期；四、幼生附著期：在幼生之後，又經過 10~12 天之後，隨著水流尋找適合於它的附生點；五、成長期：在附著適合地點後，牡蠣即過著濾食生長的生活。曾文陽，「淺海養殖 - 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期第 2 卷，1975 年 2 月，頁 18-23。

⁵⁶ 利用牡蠣特有的習性來為之。牡蠣雌雄在海水中產卵與射精後，受精卵在水中經過 5 至 6 小時，孵化成為幼蟲，在海水中游泳，經過三十小時，背部出現貝殼，再經過二十天左右，為了結束游泳生涯，遇著堅硬物體，立刻附著定居成長，循環綿延牠們的裔族。王文斌，「牡蠣養殖」，*中國畜牧雜誌*，第 5 卷第 20 期，1973 年 2 月，頁 24。

製的「蚵擗」打洞，再用塑膠線，依照特定長寬度串綁起來。為便於管理，以十為單位，整理網綁成一小單位，再依個人習慣，把二至三小單位整理成一大單位，至採苗時期，施放海中，以利蚵苗附著，採取蚵苗。等到蚵苗著床之後（一個蚵殼大約 10 至 20 蚵苗），將附著蚵苗的蚵串取回（或未有附著的蚵串取回重新整理），回到港口邊（或直接於養殖場所工作），在膠筏上將蚵條一一分開排放，隔天（1~3 天，若未處理，需先浸泡在海水中，以免蚵苗枯死）回到海上自家的竹蚵棚⁵⁷，綁在竹棚上放入海中，這過程既耗時又耗力，依養殖量的不同，工作期可達近二至三個月之久。

接著，將牡蠣放養三到四個月（養殖海域「選擇潮水交會、營養豐富之處」），任其濾食浮游生物，等其殼長超過七或八公分，即可收成。進入採收時節，為應付盤商所要求的收購量，凌晨之時，養殖者就已出海採收蚵仔（須先駕駛動力膠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到了養殖區，固定膠筏後，到浮棚⁵⁸上採收蚵仔放回膠筏，以利另一人將整串與大糝（坨）的蚵仔敲開（因洗蚵機的進步，已可簡略此步驟），便於後續的沖洗工作（因養殖法的差異，十多年前並不需沖洗，現今則進步到用雙手使用鐵籃在水中左右搖擺，十多年前第一代蚵仔清洗機出現，三、四年前改良式的第二代清洗機被使用）。而這樣的工作，有時從凌晨一兩點，一般人還熟睡之時，就必須進行，一天工作的結束，有可能已經是晚上七、八點。

一天所需的量（以籃/箕為單位）採收完畢後（大部分都敲開了），再急忙駕駛膠筏回港邊，或選擇適當地點，處理未敲完的蚵仔，完工後，啟動蚵仔沖洗機，放入牡蠣，藉由高壓海水柱沖洗，然後裝進塑膠籃，準備浸水（過程大約一至兩個小時，依海中淡水量的多寡，牡蠣是否有真正浸水等因素而定），讓蚵工們較好開剖、牡蠣變為較重、也過濾牡蠣中的砂土。回到港邊，再請幫忙運送的工人至港邊取貨（會開車者，大部分自行車運），車運至各個蚵工家中或自家門前。接著準備隔天一早要工作的器

⁵⁷ 東石地區目前主要的養殖方式為深水竹棚垂下式，故需採用如此的方式來進行養殖。此方式是由政府於民國六十五年，在澎湖試辦（試驗），成果良好之後，推廣至台灣本島的西海岸，在民國六十七年的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計劃項下「輔導」嘉義漁民從事深水牡蠣養殖，已引起當地漁民投資之興趣。世征，「牡蠣深水式養殖成功」，今日經濟，第 183 卷，1982 年 11 月，頁 23-25。

⁵⁸ 養殖方式約為深水竹筏垂下式、平掛式（一、二式為現今東石地區養殖者多數採用方式）、插竹式等六~八種方式（視有否更進一步細分）。可詳見：同註 6，頁 24。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業-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雜誌，第 67 期，1987 年 6 月，頁 31-32。

具與瑣碎的事務（如加油、準備籃子、停放與固定膠筏等），下午五點至八點間，才有可能算是真正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睡一覺，清早又得起床工作⁵⁹。

然而，僅僅由養殖者的個人勞動過程來看，尚無法明瞭在地產業的內部連結關係。事實上，在時代變遷與技術分工的走向中，養蚵產業已藉著體系內的綿密合作，與產業外的技術、商品奧援，成為一套嚴密的商品鏈關係。產業內的勞動分工包括當地的販（盤）商、浸水業者、車運工、蚵工、製作膠筏業者與替人製作/綑綁膠筏的技師、製冰廠、修理與維護機械的技師等；產業外部的商品支援勞動，如竹商、塑膠商（又分保力龍塊/箱與塑膠繩業者、籃子），科技產品的提供者（如引擎、升吊機、蚵仔清洗機）貨運公司、當地零售物品物的供給者等。其中，與養殖業者形成相互支撐關係的，主要有下列數種：

首先為製冰廠：東石目前有兩家製冰廠，每日生產冰塊，一方面供應漁民，冰存漁貨；另一方面，提供給蚵仔盤商，使用保力龍箱裝冰密封運送，保持蚵仔的新鮮度。冰廠負責運送冰塊，一通電話，所需冰量即時送到，具高度的機動性與即時性；再則為一般民眾至漁會購買漁貨時，為保持漁貨的新鮮亦使用。

車運工：將產品運送分發各地，類似人體中的血管，串連各個勞動場所，可分為兩類，一為產業內部，幫忙將蚵仔運送至各個剖蚵工家中或是養殖者家中（工資一籃 10 元）；另者幫忙清運廢棄的蚵殼至集中場丟棄（一籃 5 元），然由飼料公司清回處理做飼料用（另有研議將蚵殼輾碎做為砂土使用，回填海埔地）；幫忙運送油料或蚵條，因有些養殖者不會開車，需請搬運工載運塑膠桶至加油站補充油料，再送回家堆放（一次工資為 200 元）。在採苗季節，則靠他們將事先串好的蚵串，運至港邊，放上膠筏，以利採苗作業（工資為 200 至 300 不等或更高，需視工作量而定）。二為產業外部，亦即貨運公司，每天（有採收牡蠣的日子，依照農民曆而定，原為月休二日至現今月休四至六日）下午三點過後，將大貨車停放在海埔地的空曠區，等販商運送裝箱完成的牡蠣來；或是開著小貨車至各販商家中收取牡蠣，再運送至各地漁市場，等待拍賣或賣給販（零售）商。

⁵⁹ 因為養殖者的工作時間並非按照一般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時段，其工作需配合所謂的「潮水」（也就是看農民曆而行），搭配潮水漲退時間，而出海工作。

塑膠商：外地的塑膠公司提供膠管，由東石當地的製造者經火坏塑型，前段為近 2 公尺的 10~15 度向上彎曲（以抵風浪），中段為 5 至 6 公尺以上的平直膠管（工作平台），後段為 1.5 公尺的 5 度以內向上彎曲（以利海水排流，降低阻力），尺寸規格也可能視養殖者的個人需求而定。接著，交由專業的製筏人，網綁固定膠管，再釘上木板與安裝引擎，才成為養殖者的生產工具（資本投入 50 至 70 萬不等）。串蚵條的塑膠繩，亦視養殖者的需求而定，通知塑膠公司個人的需求量，以便裁減長度，運交當事人，有時亦當做網綁物品的繩子。保力龍塊主要做為浮力支撐之用，因牡蠣成長後，重量增加，使浮棚無法支撐，故需藉由保力龍塊的浮力（有時會事先加工，加裝膠條或是套上膠袋以保護或避免保力龍的毀損過快，然而這又耗費額外的工時與工作量），使浮棚不致於陷入海中造成損失（需另覓工作時間，或於採收之時順道施工）。此外，盤商密裝牡蠣的保力龍箱，亦由塑膠公司製作。

製筏人：養殖者賴以為生存的工具 - 動力膠筏，由於工業技術的發展，膠筏用引擎的性能與動力，已由原先的 8cc 提昇至 200cc 以上。但仍須靠有經驗的製筏人網綁新膠筏，才會牢固、安全。

蚵工：論斤計酬的勞動者。他們藉由雙手剖開牡蠣賺取工資；亦是所有養殖者仰賴的一群廣大勞工，經由他們的手工勞動，才能將最後成品運至市場販售。

蚵仔浸水場：餵蚵仔喝淡水、增重及濾出砂土、海蟲的重要加工場所。一般的浸水過程是由養殖者自行處理，以節省成本，但若遇長期不雨或海水中淡水量不足時（海水鹹度過大，牡蠣不會開口濾水，將會白費工），或養殖者自身無法處理時，就會將牡蠣送至此區加工。另外，在淡季時，盤商也由外地買入牡蠣，在此加工，以利蚵工開剖取肉。

竹子供應商：在牡蠣採苗期間，養殖者大多從事網綁浮棚（會在竹棚上懸掛旗幟，以做為識別與指示航路之用）的工作，以利未來放養牡蠣作業。在此之前，某些與竹商熟識者，會至家中詢問是否需要竹子（一般較熟悉的掮客，會上門來，各依村中已建立的人際網絡，各有固定客戶，其他人不會破壞不成文規定，搶食生意），養殖者將所需的用竹量與長短告知，請他向竹商代訂。此類不成文的規定或販售管道早已深植居民心中，

奉行不渝。但前提是，此人與竹商之間的商業信譽必須良好，否則養殖者亦可能嘗試與他人交易。

由「納入式」的觀點解讀牡蠣專業生產區的運作，分工、交易與技術進步不但使養殖者的勞動順利進行，提高生產力，現代化技術與工具的導入，也促使產業內部分工更專精，從而強化區域整體生產力的擴張。然而，更重要的是，「生產性的消費」(productive consumption)是否使養殖者的勞動在省時省力的同時，也必須付出更多的生產成本？技術進步促成產業內分工體系形成，但是否也使生產成本的增加被合理化了？

在東石這樣的偏遠地區，運輸工具的開發，顯然影響了整個生產與行銷流程，早期養殖人家出海工作，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竹筏。「啣開始的簾是真正廿簾（用竹子作成）」。光復後，自日本引入動力引擎⁶⁰，輔以膠管的生產，動力膠筏成為向外探勘的工具，也縮短往返時間。汽車的普及，讓原本需依賴鐵道或大眾運輸的初級產品，解除了運銷時空的限制。也因此，原本需由養殖者以扁擔或推車，運送牡蠣或清理廢蚵殼的勞動，又細分出一個現代服務業 - 專門運送與清理人員，在區域內從事載運與幫忙清理蚵殼的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因私人運輸工具的大型化，使盤商可僱請大貨車至其他地區購買牡蠣，載回東石，與本地產品形成既競爭又輔助的關係，這是因為其他地區牡蠣盛產期，恰是東石的淡季，許多蚵工需靠外來牡蠣以賺取工資，而當地養殖者也可能在此時從事剖蚵賺取薪資。

塑膠製品的運用，則使養殖生態起了重大轉變。在日據時代，牡蠣的養殖以插竹夾蚵法⁶¹為主，受限於採收方便度、海水的深淺、養殖方法的開發，養殖區只限於相對淺灘區。初期依村中老人家的印象，民國五零至六零年代，塑膠繩的運用，使養殖區域擴大（退潮時養殖者能下海採收牡蠣的淺灘）。至今東石地區多數養殖者，採用的浮棚式養殖法，已可到達數十公尺深的區域放養牡蠣，使養殖量與產量相對增加許多。藉著塑膠繩

⁶⁰ 三、四十年前，剛引進台灣的引擎為 8cc，現今可達 200cc 以上。然而不同的引擎量需搭配不同的膠管，以製造成膠筏。大引擎量者，以捕魚的膠筏為主，因其動力需求較大，以便於拖行捕魚網，且配合大膠管以能有足夠的工作空間；然養殖牡蠣者，因要便於停放蚵浮棚旁，故膠管不適於過大，且較不耗勞力於膠筏的控制，故侷限於中小型的動力膠筏使用。

⁶¹ 為一傳統的養殖方式，其做法乃將對半竹子剖開，然後再將二分之一的竹子剖開至竹子的中段，剖開處夾以蚵殼，任憑牡蠣的附著生長。

的網綁作用，原本需要鐵線固定的浮棚、棚架、膠筏等，生產成本降低了。其次，膠管⁶²的使用，讓原本用竹子做成的「竹筏」，遭到汰換。主因為竹筏無法承受過大的風浪，不能離岸太遠，否則容易發生危險；竹筏的承重量無法與膠筏相比，且後者相對穩固、載重量較大、可裝配機械引擎、增加行駛速度、減少勞動時間。

至於每天都需要的、最不起眼的塑膠籃，替代效果最明顯。裝盛器皿的研製，主要用於盤商的牡蠣裝箱作業，與養殖業者的牡蠣盛裝。在日據時代，盤商所使用的器皿為「竹籃子」，在底部與周圍放上大荷葉或是樹葉（以荷葉為主），裝入牡蠣與冰塊。但竹籃經不起碰撞摔跌，在工作時，勞動者也無法時時刻刻注意，小心搬運置放，且竹籃載重量最多僅 20~30 斤，保存不易，算是一筆沉重的開銷。而塑膠籃可承載 40~50 斤，在民國五、六零年代，塑膠箱的出現，減緩了冰塊的融化速度，可有效維持低溫保鮮。

此外，牡蠣清洗技術的開發，清洗程序的導入對蚵工極為重要，現今的機械化作業，除了清洗外殼泥污或雜物，使蚵工不因鋒利的外殼受傷，讓剖蚵者迅速就位（只要可開剖即可；另者開剖牡蠣的地方，有分為從牡蠣開口濾食的開閉之處與開閉的連結之處），加快開剖速度（也就是增加生產速度）；也增加籃子的裝載量（清洗過的蚵串較不佔空間）。清洗器具的轉變又分佈同階段。由原先的竹簍裝盛，潑水稍微清洗，到使用鐵簍（留有一定的交叉空隙，以利雜物掉出，但相對也會使得較小的牡蠣失去，形成損失），站在淺水區左右搖擺清洗，用腳（穿著膠鞋，消耗量頗快，平均 2~3 星期需更換一雙子）踩開牡蠣（有時腳也會受傷），是早期體力勞動清洗程序的明顯改變。至十多年前牡蠣清洗機械的使用，加快了生產的腳步，也使得養殖者不需冒著高受傷機率來從事生產工作；近幾年來，原先的清洗機又加以改良，原本相當耗體力的送洗工作（將敲開的牡蠣使用鐵「鋤」鏟，鏟起或裝入籃子送「倒」入清洗機的入口「約半個人的高度」；現今有加裝運送帶的清洗機，降低了高度），又更加省力。另一種機械為加裝牡蠣絞開器的新式清洗機，從蚵棚採收上來的蚵串，可以藉由敲開器的運作，將牡蠣分開直接送洗，減少人力敲開的動作，其缺點在於，一段

⁶² 原本開發來為直徑 6.5 碼至現今的 16 碼，是否為膠管的塑型技術進步因素呢？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時間後需將機械停止，以清除絞開器上的膠繩，造成生產過程的延遲。但是這樣的清洗方式與機械過程，使牡蠣清洗既快速乾淨，不必付出額外的勞動，也降低生產成本⁶³。

起重機的發明、抽水馬達配合調和水質技術的運用，對養殖者與浸水業者都助益甚大。起重機減少勞力的付出；抽水馬達培養出「浸水業」的服務。近十年來，養殖者陸續在膠筏（承重量要足夠）上裝載起重機（成本 2~3 萬元，機械加安裝費），用以減少浸水後拉回牡蠣的「重」勞力勞動，或是其他需「拉高」的勞動工作；亦或是在岸邊加裝起重機，將牡蠣從膠筏吊回岸上，或將岸上物品吊到膠筏上（因地層下陷的因素，海水退潮後，目前的岸邊與膠筏會落差達 1~2 公尺）。

因牡蠣浸水動作，需在海水與淡水交會且鹹度適中處進行（大都在海水與和河川交接處），養殖者先將裝籃的牡蠣在海水比重較大之區域放入海中，然後使用棉繩將籃子網綁在膠筏邊的木頭上，並將動力膠筏固定住（使用鐵錨或是網綁在固定的物品，有時會利用他人的膠筏），等待牡蠣開口濾食後（約一個鐘頭左右），再將膠筏啟動，以緩速朝淡水區前進（以免速度過快，浪花過大而驚嚇到牡蠣，使得牡蠣又回到閉口狀態。如果牡蠣閉口則浸水此一動作將形同白作），讓牡蠣浸入淡水濾出砂土，以增加重量與減低蚵工開剖的難度。在冬季或雨量較少時，海水的鹹度過重，不利於養殖者「浸水」，養殖者只好將清洗裝籃完畢的牡蠣，請搬運工運送至「浸水場」，以便浸水作業（工資約 5~10 元）。浸水場則使用馬達抽取地下水調和海水，進行上述作業。

最後，剖蚵用具的進步，使剖蚵者的勞動受到些許保護。牡蠣殼硬，大小不一，邊緣鋒利，極易傷人，早時養殖者或是剖蚵者沒有適合的手套，勤儉成性，以竹管代替手套保護手指（或是未加保護），利用鐵籤或鐵片，將牡蠣開剖以取其肉，所以經常再開剖蚵仔時，指破血流⁶⁴；然而今日的剖蚵者（有時養殖者亦會自行剖蚵，以降低生產成本），已有棉套或是塑膠套可以使用（有時會兩者並用），以保護本身的手指與手掌。但一不小心，依然會指破血流，嚴重者仍需找醫師止血。與其他環節相較，這一勞

⁶³ 陳聰松，「牡蠣產銷現況與改進措施（上）」，豐年，第 35 卷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25。

⁶⁴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中）」，漁業文化，第 107 期，1995 年 8 月，頁 42。

動程序現代化程度最低，停留在相當原始的階段⁶⁵。

在東石，現代化的技術帶來的，顯然不只是動力化的機械操作，產業內部分工的深化（如塑膠產品促成塑膠商的出現，運輸工具的改良帶來搬運工），乃至浸水業的崛起，都證明，接合各個生產環節的交易，也在產業發展的同時，將各式勞動與商品，轉化為透過價格機制運作的專業養殖區。與日據時代或五零年代相比，牡蠣產量顯著增加。然而，量的成長並未帶來地區的富裕與繁榮，難道，是牡蠣的商品化過程，限制了養殖者的財富累積？

參、價格機制與產銷關係：養殖者的競爭、互助與自主

根據華勒斯坦的解釋，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中，所謂的價格競爭，其實是反映出，買主想從賣主身上奪取商品鏈中，一切勞動過程所產出的部分剩餘利潤。這樣的價格競爭，主要是透過壟斷的手斷加以操縱，藉由「垂直一體化」的銷售方式，來影響各個環節的價格，形成所謂的「商品價格鏈」機制。所以交易可營造利潤，塑造「勝」於直接從事生產活動的資本，掌握「商業技術」更是關鍵資本積累的所在。

除了社會分工導致所得差異外，區域分工也被認為是不平等關係的源頭。在產業發展與勞動過程中，邊緣地區生產者所須使用的機具，由於核心地區對「技術」的控制，昂貴的「現代化」商品與低層級的初級商品，透過不平等的交換機制，邊緣地區不易積累的財富，大量流向核心地區，使資本更集中，並得以再投入技術研發，相反地，邊緣地區在生產條件與技術限制下，失去對資本的主控權。

然而，交易只是壓制性的嗎？創造流動與財富不也正是它生產性的一面？事實上，交易聚合的不只是資本，也透過人群的流動，促發勞動與分工的形成。以納入式的觀點而言，交易、勞動與分工的相互塑造，價格機制與商品鏈才能持續運作。「自發形成的市場機制並非原子論式的個人對

⁶⁵ 為何會如此呢？「人為的」技術替代「天然的」人工有其特定選擇嗎？在柯呈枋的訪談中，東石的蚵工以低廉勞動換取所得，貼補家用時，似乎並未考慮將此程序機械化處理。在東石養蚵業的個案中，勞動與技術的相互替代性，或許需要更多研究才能釐清。

應於一長串既定程序，而是已發生的、個人參與實際互動關係的結果。」⁶⁶個人參與物質生產的流動，由商品鏈兌現個人勞動成果。在東石，此種參與須仰賴哪些條件？

早期沿海地區交通不便（以泥土路居多），過溪要等人撐簾，運輸器材又十分簡陋，「菜嘛人擔來賣，燒水用的土炭（煤炭）嘛要去網寮擔，走去嘎回來要一廿早」（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牡蠣品質鮮度無法掌握，販售問題一直未能解決。甚至台灣鐵道部為了避免蚵汁水漬弄髒車上其他商品，禁止載運牡蠣⁶⁷。至日據時代，牡蠣的經營由日人統收，私人不得販售，若有私售，將收鞭罰，「像阿公丫，就有偷賣，被抓去打兩三次」（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管制嚴格，令人卻步。

光復後，雖然政府不再嚴格控管，但交通建設與相關設施的缺乏，使得販售牡蠣依然困難，「像我廿早阿，要袂擔去朴子賣，早時五六點出門，走去到那，已經七八點，賣完回來已經廿波（下午）五六點，歸身窟都是囉咕噴土（泥土）」（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加以養殖者長時間的工作量、現今家中子女人數減少，家庭無多餘人力可幫忙勞務，無法再以額外時間販售牡蠣。而地區漁會先前所試辦的「共同運銷業務」⁶⁸機制，後來也無疾而終。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對養殖者而言，牡蠣銷售的困境，這也暗示，交易的產生需要「專業銷售者」的介入，「生產」行銷網絡，建構市場。相對於早期的交通不便與法治禁令，今日的市場交易則有賴盤商的居間整合，他們在養蚵產業相關環節中，被視為「相對」有錢、有能力者，扮演著商品（蚵仔）傳銷者的角色。在價格鏈中，控制東石地區的蚵仔日產量。

在此地，盤商的商品來源包括：一、從各縣市魚市場所在地標得；二、盤商與商品來源地的盤商有熟識，請其代為收購，然後運交商品（有專門運送牡蠣的貨運公司到產地「東石」收取牡蠣）；三、養殖者的親人從事販售，將商品交予轉售（然而銷售量是有限的）；四、盤商親人或親戚直

⁶⁶ G. B. Madison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Routledge, 139.

⁶⁷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中）」，*漁業文化*，第 107 卷，1995 年 8 月，頁 35。

⁶⁸ 吳錦明，「檢討嘉義縣試辦牡蠣共同運銷業務得失」，*漁友*，第 45 卷，1981 年 9 月。

接從事販售；五、養殖者本身放棄養殖，投入銷售，但大多為嘗試養殖失敗者，且擁有駕駛執照，是訂貨最自由的一群（誰的牡蠣好，就有訂單。人數 10 人以內）。其做法是在前一天跟牡蠣養殖者訂購隔天貨源，然後當天販售完畢回家後，先開剖部分蚵仔（有時工作到晚間 10 點或 11 點），留下部分蚵仔（隔天市場上展示用），隔天五點起床，開車到鄰近的消費市場販售（大部份以嘉義市為主，距離四十~五十公里）。

對養殖者而言，盤商的出現固然解決了行銷問題，但盤商運用競爭策略，主導市場交易，從而使養殖者被動接受價格安排，無力反抗。人際之間的主體認知，顯然也強化了盤商與其他從業者的差異，東石當地的剖蚵工吳陳秀琴便說：「人伊（蚵販）頭腦卡堯，咱著卡含慢，甘仔會剖這而已！」⁶⁹，在價格變動的權力操作中，販售者顯然較能凸顯其「能力」，成為交易價格的主控者。吳陳秀琴也敏銳地指出，蚵販除了要有豐富的人脈資源，以利於訂貨、交貨、運送、送剖、收蚵、原料等作業流程外，還要有足夠聰明的頭腦，獲取利潤，平常還負責聯絡、裝箱、保鮮、收蚵、搬運、甚至幫忙剖蚵等等的工作，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必須常常面對可能被其他盤商欠錢或交易周轉困難的問題，算是勞心勞力，且經常承擔市場風險者。⁷⁰

而且，此種價格的控制權，也往往藉由親屬關係或特定人際管道，「自然地」被強化了。通常，在此地的盤商，皆透過在地親友取貨，因此，蚵仔的銷售量很容易被控制，所以形成交易的穩定性。再往外延伸的市場過程中，請當地盤商代購商品的外地盤商，因也是從本區移出的居民，也不易更換貨主，以免產生所謂的「歹勢啦」（不好意思）。「貨主」確定，「貨源」穩定，市場交易日日依序進行，正面地看，此種依人際關係特定環節，建立在親屬、地緣等因素之上的產銷流程，確實可保障產品來源的穩定性，降低產品新鮮度的不確定性及「被倒錢」的風險，但奇怪的是，養殖者、盤商之間，似乎也建立了一道不易跨越的界線。

養殖者為何只能努力生產，而不投入行銷工作呢？視個人親屬的多寡，養殖者每日所採收的蚵仔，最多大約在五、六百斤左右，「恰好符合」一天的銷售量，若產量過多，就必須交由大盤商吸收，否則血本無歸。自

⁶⁹ 轉引自柯呈枋，同前註，頁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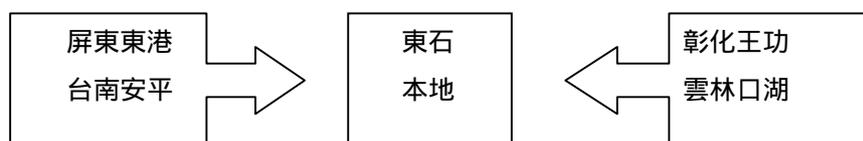
⁷⁰ 同上註，頁 78。

產自銷可能嗎？或許可以，但卻是一條不易走的路。以養殖者一天的工作量與工作強度而言，並無多餘時間可進行牡蠣的收集整理、秤重包裝，更遑論行銷關係所需的人際接觸。因此，商品（蚵仔）的銷售管道，極易受制於當地盤商，使養殖者在產業分工中陷入依賴的處境。為求投資報酬的最大化，他們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與生產成本，期能以最小投資，獲得最高產出。

利潤有多少？現今，養殖者所採收的牡蠣，收購價格由原先十多年前的一斤五十元，到一斤六十五至八十元不等（地區產量多寡有不同價格），然而其中尚包含償付代請剖蚵的工資（養殖者也可能自行開剖一部份），與其他生產成本（油錢、膠筏保養費、膠繩、竹棚、運費等），扣除這些，實際所得利潤約在二十至三十元（一斤）之間，甚或更低。

更麻煩的是，對養殖者而言，即使採購價格機制明確，但風險隨時可能發生。價格會隨季節⁷¹增減變化，四月底至五月初，一直到九月底左右，是本區牡蠣盛產期，較為肥碩，亦是價格最好的時候。但在此時，牡蠣也飽受颱風威脅，且因養殖者搶收，造成市場供需不均，易導致價格滑落，故盤商可以價制量，要求養殖者配合需求採收，如此一來，颱風侵襲所導致的損失，就完全由養殖者承受，或是要求養殖者以較低價格讓售於他，屈從於市場競爭結果。所以旺季時，蚵仔價格並未因此而提高。淡季的時候呢？因其他地區的牡蠣可能比本區肥碩，盤商會從屏東東港、台南安平或彰化王功，引進牡蠣，進而使本區在旺季未採收完畢的養殖者，面臨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牡蠣價格又面臨另一次「挑戰」。

圖一：牡蠣貨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⁷¹ 本省牡蠣採收期並不一致，高屏一帶大部分在每年4月上旬前採收完畢，新竹至嘉義區域，因屬內海性質養殖，遲至6月初才進行採收，台南地區則為4月中旬致5月中旬，夾在二者間。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 - 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經濟，第67期，1987年2月，頁32。

更重要的是，價格的變動也幾乎完全控制在盤商手中。盤商的收取價格依季節而定，有不同的收取價格；更有甚者，盤商與養殖者之間常相互串聯，形成價格機制的壟斷與控制，然而養殖者卻無法對此表達不滿。主要原因為，養殖者人數較多且分布地廣，不易集結，聯合反抗盤商；其次，由於商品同質性高，為了讓自己的牡蠣能儘快採收完畢，養殖者彼此間存在的無形競爭，反而可能進一步壓低價格；最關鍵的是，盤商有足夠的資金與人脈（在其他地區已有收取管道），能從其他地區進貨（不同地區的產季不同，出價高者較易購得），不怕蚵仔斷源；甚至於，盤商還可在領取蚵仔時，要求養殖者「減讓」牡蠣斤數（大約少算總量的5%）。

除了交易價格被控制外，養殖者也必須時常面對生產過程的損失，這包括天然災害或蟲害、人為的偷竊、清洗過程牡蠣的流失、養殖環境的變化⁷²等等，對於天然災害，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進入盛產期時，亦是颱風季節，因此危害最大，也許一年的辛勞就血本無歸，更嚴重的是，養殖者需賠老本，才能重新投入生產。天然蚵螺之殘害，依照統計研究，導致損失率可達50~60%⁷³，也造成養殖者為提高投資報酬率，額外投入人力與時間摘除，勞動量徒增。對於養殖環境的調查與分析，因需資本與技術的投入，更非養殖者所能掌握的。

他人的偷竊，也是導致損失的原因之一。由於牡蠣養殖海域廣，養殖者無法時時刻刻就近照料，且每一蚵棚的位置不同，因而增加失竊的可能性。尤其當牡蠣進入盛產期，部分養殖者若收成快速或是養殖量不多，但盤商卻仍持續需求牡蠣，就可能發生海上偷竊行為（陸地上，蚵工也被認為是可能的竊取者，偷一、兩斤蚵仔，防不勝防），由於可能導致個別養殖者一、二萬元以上的損失，需需花費心思巡視。

既囿於現實，無法在牡蠣交易中賺取更多金錢，養殖者如何在勞動生

⁷² 如：水溫需在10度以上、海水比重以1.014~1.021之間發育最好、酸鹼度為8.25~8.50之間、混濁度會影響浮游生物與水中含氧量之多寡、風力影響水流，水流會造成蚵苗附著之難易、養殖場域的扶養高低，都將影響到養殖者採收蚵苗的多寡，進而影響隔年牡蠣的產量。陳世欽，「東石養殖牡蠣著苗減少原調查報告」，漁牧科學雜誌，第3卷第1期，1975年6月，頁69-70。另一探討，鹽度在33%~37%、比重在1.015~1.020之間、赤潮所帶來的海水成分為何、水中氧氣與硫化氫的高低、牡蠣的生長過程、風暴、海流、濁度；光線（日照長短）天然蟲害（蚵螺、藤壺等）氣象（風向的影響）養殖過密（密度高低）、工廠排水（水質污染程度），其中作者認為與台灣有關者為溫度、鹽度之變化；混濁度與氧氣；疾病；密度高低；工廠排水；赤潮。曾文陽，「淺海養殖 - 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7卷第2期，1975年2月，頁26-31。

⁷³ 參見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隻經濟分析」，中國水產，第479期，1978年，頁98。

涯中自我發展？首先，養殖者的勞動時間乃依潮水（視陰曆）而行（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朝九晚五），順著牡蠣的生長過程，安排自身的勞動作息。有時凌晨一兩點出門工作，到晚上七八點回家休息，由月亮高掛天際，到再度升起。主要的養殖勞動依時序分為綁棚、整理蚵殼與捌蚵殼、串蚵條、採苗、育苗與巡視、爾後的採蚵與剖蚵等工作，日復一日進行。由於體力消耗大且工時長，養殖者大約在五、六十歲之間（或是更早），個人體力已無法負荷。退休之後，既無其他技能進入正式就業部門，又限於年齡門檻，大部分就留守在家園，憑其專業的剖蚵技術，賺取一斤十八至二十元（現今價格）的薪資，如此「一天趁幾百塊，買菜的錢著有啊！」⁷⁴，既不用跟小孩拿錢，又不至成為靠政府救濟的一群。

養殖者只能靠養蚵賺錢嗎嗎？倒也不盡然。在蚵仔採苗與放養⁷⁵之前的季節，養殖者在港邊進行浮棚的加工處理，此時也正是東石海域釣魚（魚種以黑鯛為最受歡迎）的最佳季節。若天候佳，有人預約（通常一個月三到五次不等，需迎合釣客時間），養殖者會選擇放棄網綁的工作，載客出海釣魚，賺取從清晨五六點出門，至下午三四點回家的三千元工資，算是不錯的收入。但這樣的機會，需建立在平時培養的良好互動關係，或釣魚相關地點的常識、努力收集釣況訊息、迎合釣客個人需求。藉著本身的專業能力，成為季節性載釣的服務人員，或是成為其他養殖者的「雇工」，養殖者得以創造出售牡蠣之外的交易機會，增加收入。但這大多也只能在養殖勞動以外的時間進行，無法成為主要的所得來源。無論如何，這類兼職展現此地養殖者受「在地」限制的同時，也有主動積極、拓展所得來源的方法。

除了個別養殖者致力於減少損失，增加收入來源外，他們也經由在地同行的連結，建立特殊的安全網。尤其教育程度低（大都僅國小或國中畢業）未訂閱報紙的養殖人家，往往藉由其他養殖者的通風報信與互助，得到最多的訊息來源與資訊分享。若家中工作處理完畢，或無須採收牡蠣，養殖者大多會習慣性或定時性地（有時須特地抽空）出海巡視、整理蚵棚（可能附著漂木或垃圾）或蚵仔，以免蚵仔串糾結在一起；或在颱風過後，出海關心自己的蚵棚，是否有被風浪吹走或損壞，若有毀損者，則

⁷⁴ 轉引自：柯呈枋，非正式經濟之部分工時勞動者—嘉義東石漁村隻個案研究，（嘉義中正大學，1998年7月），頁106。

⁷⁵ 牡蠣的放養用意於使其能濾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而逐漸成長變大。詳見：建邦，「如何養蚵」，今日經濟，第169卷，1981年7月。

需於隔日再度出海工作，整修蚵棚或處理善後。

另也有一些養殖者，不願出海巡視，便會先至港邊等待其他出海者回來，趨前詢問自家蚵棚狀況，或打電話詢問詳情（互不孰識的養殖者亦會如此）。可知村庄中往往藉「人情」之便，流通訊息，以維護個人的財貨。已出海者，若見熟識者的蚵棚遭風浪吹襲（因有特殊記號，故會認得），而漂流海上，則會幫忙將蚵棚拖回港外固定後，再電話告知，而業主大都於處理完蚵棚後，親自登門道謝，並帶上些許禮品，用以感謝對方挽救其損失。在此情形下，因有養殖者的互相幫助，而減少養殖損失。同時，透過彼此訊息互通，也得知他人養殖情形，可做為個人來年養殖地點的參考。

隨著時代的演進，看似最能創造利潤的專業生產區，卻使養殖者身陷喪失價格控制權的困境，都市化效應也使邊緣地區與消費市場的距離越來越遠。在從前，東石的養殖者尚可自行走路到朴子市場，從事小額商品兜售，來回花費時間超過 12 個小時。現今消費市場大以都會區為主，距離最近的嘉義也有四、五十公里。由於學歷低且人口老化程度偏高，多未具「駕駛執照」，自立自主的市場銷售反而更加困難。加上國內其他地區的相互競爭，使得養殖者只能成為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在充分理解自身處境後，他們往往將個人利得寄望在自身的勞動成果，自我要求，「故啦作，就有趁探」，若再生產過程中遭遇損失，那是「無故啦」（沒好好照顧蚵仔）。居於「價格鏈」中的一環，他們似乎深切明白，勞動價值的兌現靠交易，利潤與風險總是形影不離，在努力增產的同時，可以問的是，「交易」難道比「勞動」更富創造性嗎？

結語：邊緣區域發展的矛盾

由於在地產業關係與人際往來密切相合，在東石，隸屬不同蚵販的蚵工都彼此熟識，除了與天候和季節性相關的工作外，遇有養蚵者需臨時工或趕工時，人力都會彈性調動、相互支援，協力完成各項細瑣工作，如穿殼、裁縫漁網、租浸泡蚵仔、收蚵工、收買費殼者、養鰻魚者、製魚苗者等，展現海口地區無與倫比的生氣⁷⁶。地方產業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⁷⁷，也刻劃著在地的人文社會特質。

⁷⁶ 柯呈枋，同前註，頁 68。

⁷⁷ 翁徐得，「地方產業與地方振興」，台灣手工業，第 55 期，1995 年 7 月，頁 10。

此種「在地性」，是承接自過去的歷史積累。在國家治權移轉與產業分工佈局中，勞動的商品化與資本累積的形式，一方面塑造養蚵業內部的技術分工，另一方面也以專業生產區的模式，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域分工，無論是產業內部或區域內外，連結各式分工的，就是交易，透過商品鏈的各個節點，將生產、消費、分配的運作，接合成無法掙脫的權力束縛，而邊緣區域發展的矛盾與困境，也印證了權力的限制性與生產性往往同時具呈。

東石的浸水業正是一個典型例子。民國七零至八零年代，在政府大力推展下，養殖業快速擴張，卻也埋下產銷失衡、生產環境惡化、水資源超限使用以及濫墾鹹水魚塢所導致的土壤鹽化等問題⁷⁸，相關研究也指出，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⁷⁹。然而，浸水是生產過程的必要程序，在一個有超過半數居民依賴蚵仔維生的專業生產區中，浸水業使得當地養殖海域在淡水稀少，養殖者無法進行浸水程序時，讓養殖產業不受影響，得以延續必要作業、或是縮短產業生產過程的時間與成本，讓養殖業者、蚵工、車運工等相關產業勞動者，不因天然因素的阻礙，影響生計。或者，在東石牡蠣產期淡季之時，盤（販）商由其他地區（台南、高雄、屏東）購買蚵仔進入東石，讓產業網絡分工者，維持生產與勞動；養殖者可以暫時轉換身分，成為臨時性的「雇工」，得以持續賺取收入維持家庭經濟；產業生產活動不致停擺。

過度抽取地下水（用來中和海水的鹹度）的結果，也造成地層下陷，首當其衝的是當地居民，地層下陷造成颱風季節的海水倒灌淹沒家園，居民需花錢改善居家環境，整體的改變卻仍需借助政策資源。國家政策的轉變⁸⁰，使得東石地區的浸水行業，面臨兩難的困境。浸水業該配合政策施行，禁抽地下水；還是繼續扮演維繫地方繁榮的角色？或者，雲林縣政府

⁷⁸ 陳君如，「台灣養殖漁業發展沿革」，中國水產月刊，第 569 期，2000 年 5 月，頁 19。

⁷⁹ 如：賴裡耀，「雲林沿海地區地下水位變化與地層下陷之關係」，港灣報導，（第 27 卷），1994 年 1 月。；周良勳、沈向白，「嘉義沿海地區地區地層下陷之量測調查研究」，嘉義農專學報，（第 46 卷），1996 年 7 月。；陳志芳，「屏東大鵬灣地層下陷監測研究」，港灣報導，（第 50 卷），1999 年 10 月。；丁澈士，「屏東平地層下陷問題之探討」，看守台灣，（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 6 日。

⁸⁰ 中央政府為減緩下陷，訂頒的「第一期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將雲林列為優先區域，將封填沿海地區水井。請參閱：魯永明，雲林縣水資源不足 地下水又超抽嚴重 慎防地層下陷 人工湖取代封井，（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90 年 08 月 22 日。

的做法較可行？

「去年經濟部水資源局指示縣府，封填沿海地區違法水井，縣府為避免養殖業反彈，原計畫十二月前，優先封填一百口養殖區荒地及廢棄水，後考量「封井」窒礙難行，決定以「規劃下陷區土地利用」及「輔導養殖專業區」等新的方案，取代封井。」(魯永明，2000.08.22，聯合報)

由國家政策重新規劃養殖業所需水源，研擬其他可替性方案，一如「雲林縣府為執行中央訂頒的第二期『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預定完成六項防治策略，決定持續推動下陷區「土地利用」，興建人工湖，取代「封井」，提供多種解決方式，以替代東石地區養蚵業現行抽取地下水的作業模式。

這是當前以國家政策支持浸水業的做法，是否能奏效，尚有待評估。然而，在台灣，各產業日益趨向資本化、組織化、機械化，強調生產的彈性控制與組織的複雜多元時，養蚵業的組織原則與制度安排是否該重新檢視？即使是初級產業，也免不了靠形形色色的交易串連其間，現代技術與生產性的消費得以不斷提升生產力，只是，個人的勞動價值是否因政策支持而增值呢？東石的養蚵業者所展示的是既堅韌又脆弱的能動性(agency)，勞動再勞動，以賺取所得，產銷關係固著化，在競爭中自我保障也自我弱化，這是邊緣地區所負載的結構性限制嗎？當停滯與貧窮揮之不去時，以邊緣地區為主要取向的研究議題，也需要更多的關注。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書籍

1. 丁庭宇、馬康莊 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 - 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1986 年。
2. 哈里·布雷弗曼 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 譯。《勞動與壟斷資本》。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 年 8 月。
3. 湯林森 著、馮建三 譯。《文化帝國主義》。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4. 華勒斯坦 著、郭方、劉新城、張文剛 譯。《近代世界體系 <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1998 年 2 月。
5. 華勒斯坦 著、丁浩金、路愛國 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6 月。

(二) 期刊

1. 丁澈士。〈屏東平原地層下陷問題之探討〉。《看守台灣》。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 6 日，頁 123-125。
2. 王文斌。〈牡蠣養殖〉。《中國畜牧雜誌》。第 5 卷第 20 期，1973 年 2 月，頁 24-27。
4. 世征。〈牡蠣深水式養殖成功〉。《今日經濟》。第 183 卷，1982 年 11 月，頁 39-44。
5. 李宗霖、莊美英。〈茄萣海域牡蠣養殖研究〉。《漁業推廣工作專刊》。第 10 卷。1993 年 6 月，頁 5-12。
6. 周良勳、沈向白。〈嘉義沿海地區地層下陷之量測調查研究〉。《嘉義農專學報》。第 46 卷，1996 年 7 月，頁 87-100。
7. 林志遠。〈試論華勒斯坦其世界體系理論的方法與內涵〉。《社會研究》。第 1 卷，1989 年 1 月。
8. 吳錦明。〈檢討嘉義縣試辦牡蠣共同運銷業務得失〉。《漁友》。第 45

卷，1981年9月，頁29-31。

9. 柯志明訪問華勒斯坦。〈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與社會主義〉。《當代》。第四期，1986年8月，頁98-120。
10. 柯依栖。〈運輸部門與總體經濟成長知關聯研究〉。《運輸計劃季刊》。第15卷第4期，1986年，頁519-534。
11. 建邦。〈如何養蚵〉。《今日經濟》。第169卷，1981年7月，頁37-39。
12. 胡克威。〈世界體系理論初探 - 學術傳承與基本論點〉。《思與言》。第21卷第6期，1984年3月。
13.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上）〉。《漁業文化》。第106卷，1995年7月，頁33-37。
14. - - -。〈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中）〉。《漁業文化》。第107卷，1995年8月，頁35-44。
15. - - -。〈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下）〉。《漁業文化》。第108卷，1995年9月，頁34-44。
16. 韋煙灶。〈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師大地理研究報告》。台北：第29期，1998年11月，頁63-96。
17. 洪楚璋、蔡敬弘。〈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第14卷第2期，1991年，頁11-34。
18. 翁徐得。〈地方產業與地方振興〉。《台灣手工業》。第55期，1995年7月，頁10-15。
19. 郭仁杰、陳鴻議、何雲達。〈牡蠣養殖隻生產經濟分析〉。《水產研究》。第6卷第1期，1998年，頁55-70。
20. 陳月雲、郭金水。〈台灣土地政策與農業發展關係淺探〉。《傳習》。第8卷，頁243-247。
21. 陳世欽。〈東石養殖牡蠣著苗減少原因調查報告〉。《漁牧科學》。第3卷第1期，1975年6月，頁68-71。
22. 陳志芳。〈屏東大鵬灣地層下陷監測研究〉。《港灣報導》。第50卷，1999年10月，頁37-48。

23. 陳君如。〈台灣養殖漁業發展沿革〉。《中國水產月刊》。第 569 期，2000 年 5 月，頁 13-30。
24. 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之經濟分析〉。《臺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1978 年 6 月，頁 81-102。
25. 陳聰松。〈牡蠣產銷現況與改進措施（上）〉。《豐年》。第 35 卷第 1 期，1985 年 1 月 1 日，頁 24-26。
26. 許嘉猷。〈世界分工與國家發展 - 世界體系理論的評介〉。《思與言》。第 20 卷第 1 期，1982 年 5 月。
27. 連婉淳、賴宗裕。〈公共設施投資與都市經濟產業發展關係之探討〉。《人與地》。第 211 期，2001 年 7 月，頁 13-23。
28. 曾文陽。〈淺海養殖 - 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期第 2 卷，1975 年 2 月，頁 17-33。
29. 馮正民、楊靜音。〈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線對沿線地區發展之研究〉。《運輸計劃季刊》。第 18 卷第 3 期，1989 年，頁 349-368。
30. 馮正民、周享民。〈道路建設對地區產業級人口之衝擊研究〉。《運輸季刊》。第 20 卷第 13 期，1991 年 6 月，頁 79-93。
31. 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業-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經濟》。第 67 卷，1987 年 6 月，頁 30-35。
32. 曾鈞懋、魏慶琳、毛鵬程。〈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台灣海洋大學學刊》第 31 卷，1993 年 9 月，頁 101-116。
33. 劉莉蓮、宋克義、陳章波。〈台灣牡蠣養殖改進的可能方法〉。《中國水產月刊》。第 472 期，1992 年 4 月，頁 5-8。
34. 賴裡耀。〈雲林沿海地區地下水位變化與地層下陷之關係〉。《港灣報導》。第 27 卷，1994 年 1 月，頁 13-17。

（三）博碩士論文

1. 方孝鼎。〈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工為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所博士論文》，2002 年 7 月。
2. 王素梅。〈屏東縣產業結構變遷與產業連鎖分析〉。《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所碩士論文》，1988 年。

3. 柯程枋。〈非正式經濟之部分工時勞動者—嘉義東石漁村隻個案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1998年7月。
4. 徐宜囊。〈財政支出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研究台灣之實證經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所碩士論文》，1996年。
5. 曾繡吟。〈玉井鄉芒果產業之地理研究---專業生產區的形成與運作機制〉。《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台北：1997年。

(四) 政府出版品

1. 東石郡役所 編。〈東石郡要覽(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
2. - - -。〈東石郡要覽(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
3. 賴子清、賴明初 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二)〉。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4. - - -。〈台灣省嘉義縣志(三)〉。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5. - - -。〈台灣省嘉義縣志(四)(經濟志)〉。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6.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鄉鎮發展綱要計劃(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鄉>>。嘉義縣政府出版，1997年7月。
7.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二十九期)〉。嘉義縣政府，1979年。
8.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三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87年。
9.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四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97年。
10.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五十期)〉。嘉義縣政府，2000年。

(五) 網路資料

1. 《大紀元》，〈鰲鼓溼地興築軍事遊樂園 鳥會反對〉，
(<http://www.epochtimes.com/b5/2/7/15/n202487.htm>), 2002年07月15日。
2.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台灣沿海濕地資源簡介〉，
(<http://bird.org.tw/report/wetland/wetInd11.html>)。

3. 《東石鄉公所》，〈東石源起〉，(<http://www.tungshih.cyhg.gov.tw/>)。
4. 魯永明，〈雲林縣水資源不足 地下水又超抽嚴重 慎防地層下陷 人工湖取代封井〉，
(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
，90年08月22日。
5. 《營建署區域計劃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第六章 - 生活圈與聚落發展〉，(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
6. 張朝欣，〈牡蠣污染遲未解決 三百餘台西蚵農 群起抗爭〉，
(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3/90030401.htm)，中時晚報，2001年03月04日。
7. 《漁業資訊服務網》，〈漁業統計年報91年版〉，
(<http://www.fa.gov.tw/tfb7/2002c/08cc.htm>)。
8.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這絕對是合理的懷疑 - 香山牡蠣污染事件〉，(<http://life.nthu.edu.tw/~labtcs/ls2143/Green.htm>)。
9. 《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東石鄉綱要計劃 第六題課題與對策〉，
(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county/dongshi/txt/sec6.htm)。
10. 蔡長庚，〈李雅景招手 拜耳擔心梧棲經驗〉，
(http://www.gcaa.org.tw/env_news/199712/86122306.htm)，1997年12月23日。
11. 《聯合新聞網》，〈我們的島 - 溼地新生〉，
(<http://archive.udn.com/2003/1/27/NEWS/TRAVEL/TRA4/1174864.shtml>)
，2003年01月17日。

(六) 報章雜誌

1. 江俊亮。〈台灣生蠔：五星級觀光飯店餐桌上的明日之星〉。中央日報。2003年4月5日。
2. 曹以會。〈英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500倍〉。中時晚報。2001年1月09日。

3. ---。〈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中時晚報。2001年1月09日。
4. 地方新聞新記者。〈牡蠣污染報告 重創交易價量〉。聯合報。2001年1月11日。

二、英文部分

1. Marx, Karl (1993)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vol. 23, 18th ed., Berlin: Dietz.
2. Madison, G. B.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Routledge.
3. Merrington, John (1976)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Rodney Hilton (ed.), London/New York: NLB, 170-195.
4. Pollard, Sidney (1980) 'Introduction' in *Region und Industrialisierung*, Sidney Pollard (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1-30.
5. Richards, Eric (1988) 'Regional Imbalance and Pover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Rosalind Mitchison and Peter Roebuck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1500-1939*, Edinburgh: John Donald, 193-207.
6. --- (1993) 'Mar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trick P. O'Brien and Roland Quinault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Cambridge: UP, 203-228.
7. Sweezy, Paul (1976) "A Critiqu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Rodney Hilton (ed.), London/New York: NLB, 33-56.

投稿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接受刊登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日

校對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責任校對 張健佳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and Labor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in Tong-Shih: a Periphery in the Commodity Chain

Ya-Fei Hsu

Wen-Chin Pa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and labor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in Tong-sh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s indust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 will also be analyzed.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ong-Shi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pecialized oyster-cultivating regions in Taiwan. Historical tradition, individual livelihood and national policies seem to confirm such tendency. However, in view of Wallerstein 's theory, doesn ' t it result from reg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within modern nation-states? Contrasting ' core ' to ' periphery ' , Wallerstein stresses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which have articulated the commodity chain in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s polarization goes on, at a periphery such as Tong-Shin, the primary industry unalterably runs into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In theory, the determinis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represents the unbroken confines of peripheries. Bur,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en labor and transaction gradually construct this industry, how can the local cultivators engage to continue their work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

Keywords: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at Tong-Shin, labor, transac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wer relations